

殷健灵

成长呵护书

青春

密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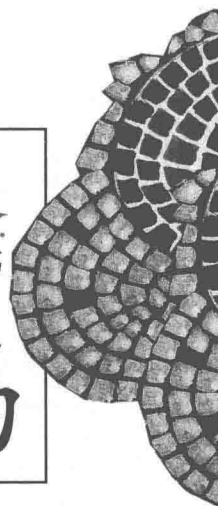
殷健灵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青春
殷健灵
成长呵护书
密码

殷健灵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密码 / 殷健灵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 8
(殷健灵成长呵护书)

ISBN 978-7-5324-9909-0

I. ①青… II. ①殷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4236 号



殷健灵成长呵护书

青春密码

殷健灵 著

周 晴 策 划

陈 舒 封面图

枣 插 图

赵晓音 装 帧

责任编辑 朱艳琴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2.75 字数 153 千字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909-0 / I · 3973

定价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夏日和声 /001

老俞头 /019

鸡飞狗跳事件 /024

菱子的选择 /037

九月阳光 /094

青春密码 /133

晓悦的心事 /169

蔚蓝色的跑道 /174

小米的暑假 /189

夏日和声

1

我叫毕小胜，外号必胜客。不过，我还没尝过必胜客的滋味，那些给我取绰号的人也没有。只有妮子尝过。那次，她考了全班第一名，缠着她妈带她去了趟必胜客。据妮子说，很失望，就像撒了很多料的大饼，还不如街口摊子上的大饼好吃。

不明白为什么门口总有那么多人排队。妮子恍然地说。

尽管妮子说比萨饼不好吃，我们还是强迫她说出了有关比萨饼的种种信息，比如形状、厚薄、软硬、口味，以及坐在必胜客里的孩子说些什么话，等等。关于这些，妮子都说得不错，但是她无法

说清配料的种类，甚至连上面放了什么蔬菜也说不清，只说可以拉出很长的有嚼劲的丝，有一点点酸酸的奶味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哈喇子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我马上想到了电视里的必胜客广告，那种五彩缤纷的装饰华丽的厚厚的面饼，切下一块的时候，就牵出一缕长长的丝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但是，这没有什么可耻，他们都不知道。

我们住在板泉街。板泉街的孩子不知道比萨饼的滋味没有什么可耻的，就像我们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一样。

我曾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，在八岁以前。先前我不在这里，先前我住在很远的乡村，和奶奶、妹妹在一起。奶奶老了，没力气种地，靠爸妈打工挣来的钱过日子。我们很穷，但是我很开心。下鱼塘捕鱼、捉虾，还有山上采不完的野果子。奶奶一直对我说，总有一天你要进城，以后做一个城里的孩子。我对奶奶的话无动于衷，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。直到八岁那年，我真的被爸妈接进了城。我要做一个城里的孩子了，可是我很伤心，扒着门框不肯走，因为要离开奶奶和妹妹了。奶奶也很伤心，她抹着老泪纵横的眼睛，像孩子一样哇哇地哭。

爸妈在这个大得没有边的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虽然它很破。板壁的墙，黑毛毡盖的顶，就像一个穿着松松垮垮的破衣服的醉汉。阳光很少照到我们的房子里来，都被外面的高楼挡住了。不过，这有什么关系，板泉街的房子都这样。茉莉的家是一节废弃的火车车厢，虽然已经锈迹斑斑，像生了满身的疮，我却认为它是板泉街最豪华的房子。顺带说一句，茉莉是我来这里以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，我们一起在蓝鹰小学做了同学，她是个女的。

板泉街位于这个城的东北角，但是和这个城市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从我们的黑黢黢的小巷望出去，可以看见很多栋亮闪闪的高楼，在天光下闪着冰刀一样的光。到了晚上，霓虹灯把天空照得透



亮，也照亮了我们这条陋巷。很少有生人来这里，偶尔有人闯入，脸上都会带有惶恐的表情，他们用很复杂的眼光打量我们，好像我们多长了一只手或者一个脑袋。不过，有一些黄头发的高个儿老外光顾这里，他们像好奇的小孩一样，端着照相机不停地“咔嚓咔嚓”，不过，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拿到过照片。

我爸妈都是收废品的，门口的废品堆得像小山。在我眼里，那是一座宝贝山。我经常在小山里捣腾，在那里见识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各种包装盒，有玩具的，也有文具的，我最感兴趣的是食品的包装盒，那上面往往残留着食物原来的气味，这种气味很诱人。我还从宝贝山里淘到了很多漂亮的包装纸，用来包我的课本。我送了好些给茉莉，她回送我一块米老鼠形状有水果味儿的橡皮擦。

最高兴的事就是骑车，后座上载着茉莉。我在十岁的时候学会了骑自行车，车是爸爸的。我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是，伸长腿就可以踩着踏板，我从来不坐在座垫上，而是站在踏板上骑。我把车骑得很顺溜，并且尽量让茉莉感到安全。我总是越骑越快，骑过破落狭长、坑坑洼洼的板泉街，骑过路口小巧端庄的“可的”24小时便利店、敦厚古朴的雷允上药店、永远微笑的慈祥的肯德基上校老头，一个个橱窗，一辆辆的汽车都经过了。如果路口有警察，就远远地把茉莉放下来，过了街口，再让茉莉坐上去。我们绕着附近的街区骑了一圈又一圈，骑得飞快，茉莉在我身后压抑地尖叫。

路边的人都朝我们看。在歪歪扭扭的板泉街上，我们一路地笑。

2

蓝鹰小学在这个城市东北角的西南角。这么说似乎有点费劲，

但我找不到比这更确切的说法了。每天我总是沿着板泉街的西南方向走，步行四十分钟的路就可以到学校。说是步行，还包括跑、跳、腾挪等等动作，这一路走得很开心，因为身边有茉莉，还有可以一路踢过去的小石子儿。到了学校，我经常满身大汗，哪怕是在冬天。

蓝鹰小学说是学校，其实是一座旧厂房，被一圈破围墙围着。外面是乱糟糟的建筑工地。墙上的油漆脱落下来，像脱皮的老树。房顶上漏着风，呼呼的，我们好像在一艘大船里上课。学校里有八个老师，一百多个学生。他们和我一样，从偏远的乡村来，他们的父母都在这个城市里打工，做各种辛苦的工作。茉莉的爸爸开烟杂店，顾客都是板泉街上的人。妮子的妈妈是裁缝，在学校对面摆摊。菠萝的爸爸是修鞋摊的摊主，千层饼的爸爸在建筑队里干活，铲子的妈妈做着五户人家的保姆……我们用的课本是旧的，也没有操场和音乐教室，所以我们不上体育课和音乐课。

不过没关系，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喜欢踢球和唱歌。踢球和唱歌还用教吗？我喜欢齐达内，也喜欢周杰伦。

快使用双节棍 / 岩烧店的烟味弥漫隔壁是国术馆 / 店里面的妈妈桑茶道有三……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 / 干什么干什么呼吸吐纳自在 / 干什么干什么气沉丹田手心开 / 干什么干什么日行千里系沙袋 / 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……快使用双节棍哼 / 快使用双节棍哼 / 我用手刀防御哼 / 漂亮的旋风踢一身正气哼 / 漂亮的回旋踢

我模仿周杰伦的动作在教室门前的空地上耍弄拳脚，外带青筋暴突口齿不清地大吼他的歌。尤其在“哼”的时候特别过瘾，觉得浑身血液直冲脑袋，头都要炸开了。胆小的女生在旁边惊呼，她们

殷

健

灵

成

长

呵

护

书

好像一群晒谷场上受惊的麻雀。

茉莉在跳开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上，她的一只鞋子被甩在两米远的地方。茉莉坐在地上，可能摔疼了屁股，她的表情仿佛僵住了，眼眶开始红起来。唉，早晨来上学的时候我就取笑过她的红皮鞋。鞋面都磨成了白色，鞋跟也歪了，一个搭襻坏了，走起路来一拖一拖。

那些疯丫头止不住笑，茉莉却坐在地上起不来，我更不好意思上去扶她。这种动作我可做不来。

这时候，破旧的校门口闪过一道明黄色的影子，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，她已像一阵风吹到了茉莉跟前。她伸出一只嫩白的手，将茉莉拉了起来。她俯身帮茉莉拍拍衣服上的灰，又将甩在地上的鞋子捡起来，帮茉莉穿上。我们在旁边傻傻地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眼前的她，好标致、好爽净。她站在这里，好像一个梦，好像灰扑扑的沙漠上开出一朵水灵灵的花。

一身明黄色的紧身衣裤，一双红色的低帮镂空小短靴，瀑布一样的顺滑黑发一直垂到腰际，耳朵上垂着两个大大的耳坠子。吹弹得破的鸭蛋脸，高鼻梁，一双水秀的大眼睛，眸子是浅浅的褐色，身后背着一个半人高的黑色的大琴盒。

我呆立在一边，可心里一下子对她生出亲切。

小同学，我找你们学校的戴校长，请问他在哪里？

她的声音也好听，像悬在窗上的风铃。她的咬字像张柏芝，带着一股子外国味。

我知道！我立刻回过神。我领你去！说着，赶紧把脏兮兮的手往衣服上蹭。

她挽着我的手去找戴校长，我们走过嬉闹的破走廊，我冲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做鬼脸。我讨厌一个人去见校长，不过今天不一样。

她问我叫什么。

我说我叫毕小胜，外号必胜客。

她笑了，露出珍珠贝一般好看的牙齿。

我叫苏翹。她说。

苏——翹。我重复了一遍她的名字。

对，真聪明。她还是笑。

戴校长迎了出来。我赶快溜，我不想和校长说话。我往回跑着，跑过油漆脱落的走廊，跑过他们投射过来的羡慕的目光，我的心脏仍旧在突突地跳。

3

星期一下午第二节是校会课。

我们在屋顶很高的房子里打闹。这里原来是车间，空气里残留着机油的味道。我还曾经在角落里捡到过很多金属的边角料。妈说这可以卖钱，我便带了回去，扔到了宝贝山上。我还用里面的一些小零件做成手枪，像真的一样。砰，砰，铲子在我面前捂着胸口假装倒下。

我们经常玩游戏。在校会开始前，我还和铲子在玩猜拳，我们笑得很响，笑声从墙壁上弹回来，变成了双倍的笑声。是的，这里很闹。

戴校长走了进来，后面居然跟着苏翹！我的记性很好，两星期前我在校门口见到过她，现在我依然记得她的名字。

苏翹！我用双手拢住嘴，在下面用气声叫她的名字。

她站在戴校长身边，双手握在前面，一直在笑。她换了果绿色的短袖T恤，仍然背着那个半人高的黑色大琴盒。我想她看到了我。



是初夏的时候，窗外的梧桐树上开始有蝉的鸣叫。那声音细弱的，一阵一阵，气喘吁吁。如果这时候在老家，我一定能捡到一篮子蝉蜕，那些蚱蝉解脱的皮壳，薄如羽纱，托在手里，轻得像风。奶奶说，这种东西能入药，能治感冒发烧和咽喉肿痛，她把我捡来的蝉蜕拿到镇上药房去卖，换来的钱，可以给我买几斤糖！

蝉在蜕皮的时候会不会痛？我嚼着糖块问奶奶。

也许痛吧，奶奶说，不过它脱下衣服就长大了。

听到窗外的蝉鸣，我的口颊边生起甜津津的滋味，好像含了糖。我狠狠地咽了口唾沫。前面传来校长空荡荡的声音：以前，我们没有音乐课，不过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有音乐课了，苏老师就是我们蓝鹰小学的音乐老师！

下面自发地鼓起掌，像欢腾的小溪一样喧闹。我用尽力气鼓掌，动作的幅度很大。

哎呀，你都扇到我的脸了！妮子不满地抗议。我才不管，我要鼓掌，把巴掌都拍疼拍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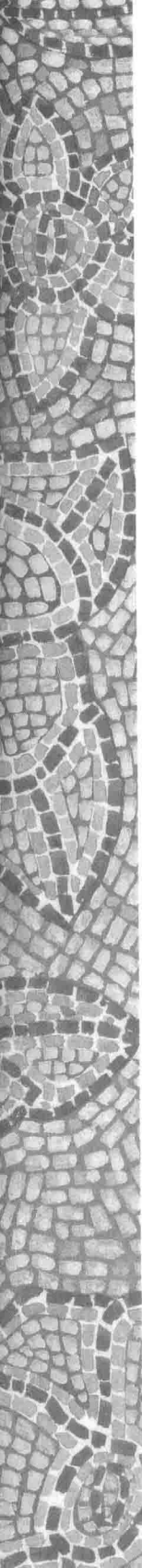
音乐课！我们从没上过的音乐课！

苏翘朝大家鞠了一躬，往前站一步。她蹲下身，把大琴盒放在地上，打开，从里面取出一把我从没见过的琴。

我们都伸长脖子望，小溪的喧闹渐渐停下来。

那琴有点像小提琴，但又不像，它身上还有一根宽带子。苏翘将带子一挎，把琴背上身，指尖像流水一样滑过琴弦，好像风儿拂过小树林。

我叫苏翘，以后你们直接叫我的名字好了。我的爸爸是美国人，我的妈妈是中国人。我从小生活在美国加州，不过我喜欢中国。上个月我来到这里的自然科学学院进修，同时报名参加了“根与芽志愿者协会”，这个协会里有很多像我一样喜欢你们的哥哥姐姐。现在，



我来到了蓝鹰小学。我每星期都会给你们上音乐课，我喜欢你们，你们也会喜欢我吗？

喜——欢——

苏翘满意地咧开嘴笑了。她的牙真白！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牙齿。

你们知道我弹的是什么琴吗？她举起了胸前的琴。

琵琶！

二胡！

小提琴！

哦，这些蠢家伙！我明知说错了，还是高声说出了三个字：手风琴！然后，我笑倒在旁边铲子的膝盖上。铲子很不友好地把我推开。

你这个人来疯！铲子鄙夷地扫了我一眼。但我不生气。

你们说了很多名称，但是没有一个说对的。苏翘乐不可支地说。我想，她喜欢我们这样胡闹。

这是吉他！她说。手指捋过琴弦，带过一阵绿色的风。你相信吗？琴声是有颜色的，就像河边爆出嫩芽的柳树，这个城市里见不到柳树，苏翘的琴声却让我见到了亲切的柔软的柳树枝，它们像女人的头发一样在风中飞舞。

前排有个家伙突然跑上了台。我能摸摸吉他吗？他红着脸问苏翘。

当然可以。

于是，他伸出了黑乎乎脏兮兮的手，摸了一下吉他的琴弦。

我也要摸！我想着，跟着从座位上蹿了出去。我跑上了台，挤到了苏翘身边，从我身后伸出了很多只小手，都想摸一摸。

别挤啦！我大声喊。但是苏翘不愠不恼，她背着琴乖乖地站着，

听凭我们摸，目光像慈爱的母亲。这是我第一次摸琴，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真的琴，而且，眼前是一把很酷的吉他。琴身像女孩的皮肤那样光滑，琴弦比马鬃更加的顺滑，而且还有弹性！

就在这一天，苏翹说，蓝鹰小学将成立一支合唱队，被选中的同学可以免费参加合唱队的排练！

4

我入选合唱队了！我和茉莉都选上了！合唱队只有20个人哎！我对正在整理纸板箱的爸妈说。妈哦了一下，没有再吱声。爸干脆连嗯都懒得说，他汗流浹背地用麻绳捆着那些比我还高的冰箱盒子、彩电盒子。

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感到没趣，便从家里拿了两个橘子往外走。

现在，我和茉莉坐在电车车厢的楼梯上，我们对面有一棵巨大的美人蕉。车厢前面一半用来开烟杂店，他们全家都挤在另一半的车厢里。说是烟杂店，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窗口，卖些批发来的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什么的。茉莉告诉我，店里进的货很便宜，都是从来没听说过的牌子，不过，贵了没用，板泉街上的人不会买。她爸一边看店，一边打着瞌睡，头一点一点，半导体里的黄梅戏咿咿呀呀地唱。

我分一个橘子给茉莉，茉莉给我一袋干吃方便面。我把袋子拆开，两人分着吃。空气有些潮湿，还有些闷热，从高大的梧桐树的树杈间飘来大马路上车辆的噪声。而我和茉莉，坐在美人蕉对面的生锈的车厢楼梯上，津津有味地吃着方便面，觉得那噪声和我们没



有关系。我看见茉莉赤脚穿着红拖鞋，她的脚又小又嫩，十个脚趾泛着淡淡的粉红，好像小小的粉红贝壳。发现我在看她的脚，茉莉马上把自己的脚趾蜷起来。

有时我们说话，有时不说话。不说话的时候，我知道茉莉在看我，但我假装不知道。我必须和一个人说说合唱队的事，茉莉也很愿意说。我们憧憬着第一次排练。茉莉说，她想唱S.H.E的《美丽新世界》，不知道苏老师会不会教。而我想唱的，除了周杰伦，还是周杰伦。

这个周五放学，是合唱队第一次排练。我们聚集在教室里，兴奋地等待着苏翹来。她来了！漂亮得没法说。新换的衣服，黑色的连衣裙，衬出她白净的脸蛋，头发分成两股麻花辫，就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。

你们会唱歌吗？她问。

会——我们拖长音调回答。

一个一个唱给我听听。

郭妮，你先来。她伸手揽过妮子的肩。她居然能够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！

妮子忸忸怩怩地走到前面，脸憋得通红。我唱什么呢？她鼓着腮帮子说。

想唱什么就唱什么。苏翹说。

妮子还是没有动静，她木木地站在那里，像一只愣头愣脑的呆鹅。请原谅我用这么恶劣的比喻形容这位聪明的尖子生。

无论苏翹怎么启发，妮子仍旧是一声不发。

我终于忍不住了：我来！我举起了手。

毕小胜，好啊！你上来！苏翹冲我一招手。我就上去了。我觉得自己在教室里神气地带过一阵风，那些眼睛都羡慕地瞅着我。

我唱周杰伦的《本草纲目》，这是我最新学会的歌。我微微抬起下巴，得意地向他们宣布。

我挺起胸，深吸一口气，用尽吃奶的力气唱起来：

用我的方式 改写一部历史 / 没什么别的事 就这么念几个字 / 山药当归枸杞 GO 山药当归枸杞 GO / 看我抓一把中药 附加一点骄傲

我声嘶力竭着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教室里震响，一些胆小的女生居然捂住了耳朵。苏翹却一直歪着脑袋微笑地看着我，不时用手指弹拨一下琴弦，为我伴奏。

在唱第二遍“山药当归枸杞 GO”时，苏翹文雅地举起手，做了个暂停的姿势。我不得不停下，幸亏她及时让我停下，不然，我非唱破云霄不可。

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唱歌，苏翹说，可是你们这样不叫唱歌，叫做“叫歌”。叫歌？下面哄堂大笑，我也笑得浑身颤抖。

那天，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唱歌并不是过去想象的那样。长到12岁，我还没有真正唱过歌。苏翹让我们像闻花香一样做深呼吸；让我们用半打哈欠的方法来打开喉咙，放松下巴。唱高音时，还要求我们学会用假声带真声的方法来歌唱。

千万别大喊大叫，苏翹说，这样不但会损坏声带，而且会破坏合唱的和谐性。在轻声歌唱时，要注意音色、节奏、声部的和谐，学会有控制地发自内心地歌唱……

原来，唱歌还有这么多名堂！在破旧而悲哀的蓝鹰小学里，虽然没有钢琴，没有像样的教室，那些死气沉沉的黄昏却由苏翹的一把吉他串成了金色的音符。

自从苏翹来了，我觉得自己像变了个人。妈说我死要好看了，衬衫领子脏了就不肯穿上身，还央求爸给我钱买了双新跑鞋。趁家里没人，我偷偷抹了点妈的定型水，让头发根根直竖。茉莉说，我看上去像只刺猬，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愚蠢。

从没觉得一星期过得如此缓慢，我伸长脖子盼望每个星期五的到来。虽然我和茉莉都没有如愿以偿，我没有唱成周杰伦，她没有唱成S.H.E，不过，我觉得苏翹教的歌也不赖。

她教我们唱《童年》《让世界充满爱》，居然还有迈克尔·杰克逊的《Heal The World》，她用拼音注在英语单词上，我们整整学了半个月才勉强唱全。不过，那首没有词儿的黑人民谣就容易多了，只要跟着注音哼唱就行了。

苏翹这个人好亲近得很，她总是笑啊笑啊。有一回，正教着歌，千层饼从窗口翻出去玩耍，她才动了怒。不过，她生气也好看，而且也就一会儿工夫，很快又恢复了笑。唱着歌，我不禁盯着她看，她的侧脸尤其好看，雪白的腮，雕塑感很强的鼻子，一缕头发刚好落出来滑在耳根上，衬得那只耳坠闪得白玉一般。还有她弹琴的手，修长如葱白。

苏翹好像从天上坠下的流星，无声地砸在地上，却照亮了我的日子。

我们就这样唱了一个多月。

在家里的饭桌上，我老是苏翹长苏翹短地念叨。我没有想到合唱会这么好听，就像天使的声音。下个月我们要到市少年宫去演出！